

萨空了 著

由香港到新疆

新华出版社

萨空了著

由香港到新疆

I253
(W) 29

008148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81482

新华出版社

ئىلى ئۇيغۇر تىلىدىكى خەنزۇچە

630826

再 版 前 言

一本书要再版，总得说上几句话。我想，首先要说的是它赶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时光。

其实，这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一个新闻记者的见闻录。要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段。那时我还年轻，刚刚三十岁，充满爱国激情，向往着为祖国的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是，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到非常遥远的边陲新疆去，准备建设大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

从繁华的香港到荒漠的新疆，行程万里。在当年，这可能是我国新闻记者最长的一次旅行。新疆之行对我来说，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生活道路的转变。我去新疆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与鼓励。从此开始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历程。

后来，由于新疆政治形势的变化，我的抱负没能实现，又回到了重庆。而鼓动我决定新疆之行的我的好朋友杜重远，却丧生于彼，再没回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祖国的面貌正在日新月异。但是，若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祖国的大西北仍有待于大力开发和建设。

广袤无垠的大西北，当年是那样地吸引了我。我真实地记录了踏向她的每一步脚印，以及我的观感。我想，对于有抱负的青年，当今的大西北仍会有无穷的魅力。不是有许多青年人正和我们当年一样，自愿投向她的怀抱，为改变她的面貌而努力工作吗！

我希望这本小小的书，对有志于建设大西北的青年人能提供—些史料；我更希望它能促进有抱负的青年人，奔向大西北建设祖国。

萨空了 1985年9月3日

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

前 记

这本书也是一九四三年在桂林被捕后写成的，当时的心情认为由香港到新疆这一次横贯中国腹地的旅行对于我是毕生难忘的旅行，狱中的无聊日子用记述一段最值得回忆的生活来排遣，应说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就写了。写成无法发表，交给朋友代为保存，直到最近，才重回到我手中来。复读一次，八年前的旧事都又回到眼前。最敬爱的朋友杜重远仿佛还在身边，可是他已永离了这个世界。

回想八年前上海沦陷之后，我们一般朋友撤退来港，大家一点也不沮丧，因为抗战是我们的主张，我们早就认清了中国只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生存，抵抗虽一时要遭挫败，但最后必可获胜。所以我们当时都只抱着一个目标，即如何使战事拖长转败为胜！因此，当很多在内地的达官贵人都想向香港跑以求继续他们在京沪一带久享过的享乐生活时，我们却天天计划着如何离开香港回到大后方去，组织民众，加强抗战力量，作反攻的准备。就在这时候我和重远兄决定了我们要到最辽远的新疆去，看看那边是否可以叫

我们施展我们的抱负。完成我们的目标。谁想得到为了这一念重远兄后来竟被法西斯反动分子给谋杀了呢！

我知道重远兄的噩耗是在去年出狱之前，一个人转达当时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话给我，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但也不是最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乌鲁木齐）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刀划破了他因被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

报告重远死的这段话，我当时还是半信半疑，出狱后适杜太太也回了内地，才知道一个忠宽老诚的朋友竟真被他们杀了，遗体何在，谋杀情形如何，当时在迪化的杜太太都不清楚。

在这八年中，因重远、茅盾、张仲实我们几个人去新疆而也去了新疆的朋友，大半都受到了不少折磨。史枚、赵丹、王为一、徐韬、朱今明诸兄都是个人在监狱中吃了无数的苦，家庭也多弄的妻离子散。还有一个易烈兄，且在监狱中丧失了生命。甚至跟我去新疆的新疆学院同学，由新疆被盛世才遣送回来之后，也大半都在到渝后当了两年多政治犯，关在北碚附近兴隆场“战时青年训导团”（其实是集中营），被改变过思想，而成为我的先进。这是我到一九四四年由桂转到那里后知道的！

我们这一群到边疆去想为国家尽点力量的人，受到的待遇是如此，於是因战斗意志不够而屈服的也有。听说有一个

人在新疆监狱中也受了不少折磨，后来竟又作了盛世才的入幕之宾，给盛写起答辩文章来，便是一例。不过大多数却都是斗志极强的，为求中国之解放民主，到今天仍努力着的斗士。

我想大约也就是为了中国人民大多数都是忠于求中国解放民主事业的，所以在这八年中，就全国言，我们终于拖垮了日本法西斯；就地方言，新疆人民的自治要求，卒於十天内在迪化和张治中成立了三项协议，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就。当然无论就全国或地方言，现在距离真正的解放民主，还是很远。可是这八年的岁月，反人民的力量总敌不过人民的力量，——这一时代的总趋向，已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

所以在复读这旅行记后，我为悼念亡友虽不禁热泪盈眶，但想到我们大部分人都仍在继续着他们的遗志而努力，心上也感到了一些安慰。读者也许不会把这本书只看成一本旅行记，而会认识它是一个整个运动的一个环节的纪录吧？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能由此受到鼓舞，而肯踏着重远兄等的遗迹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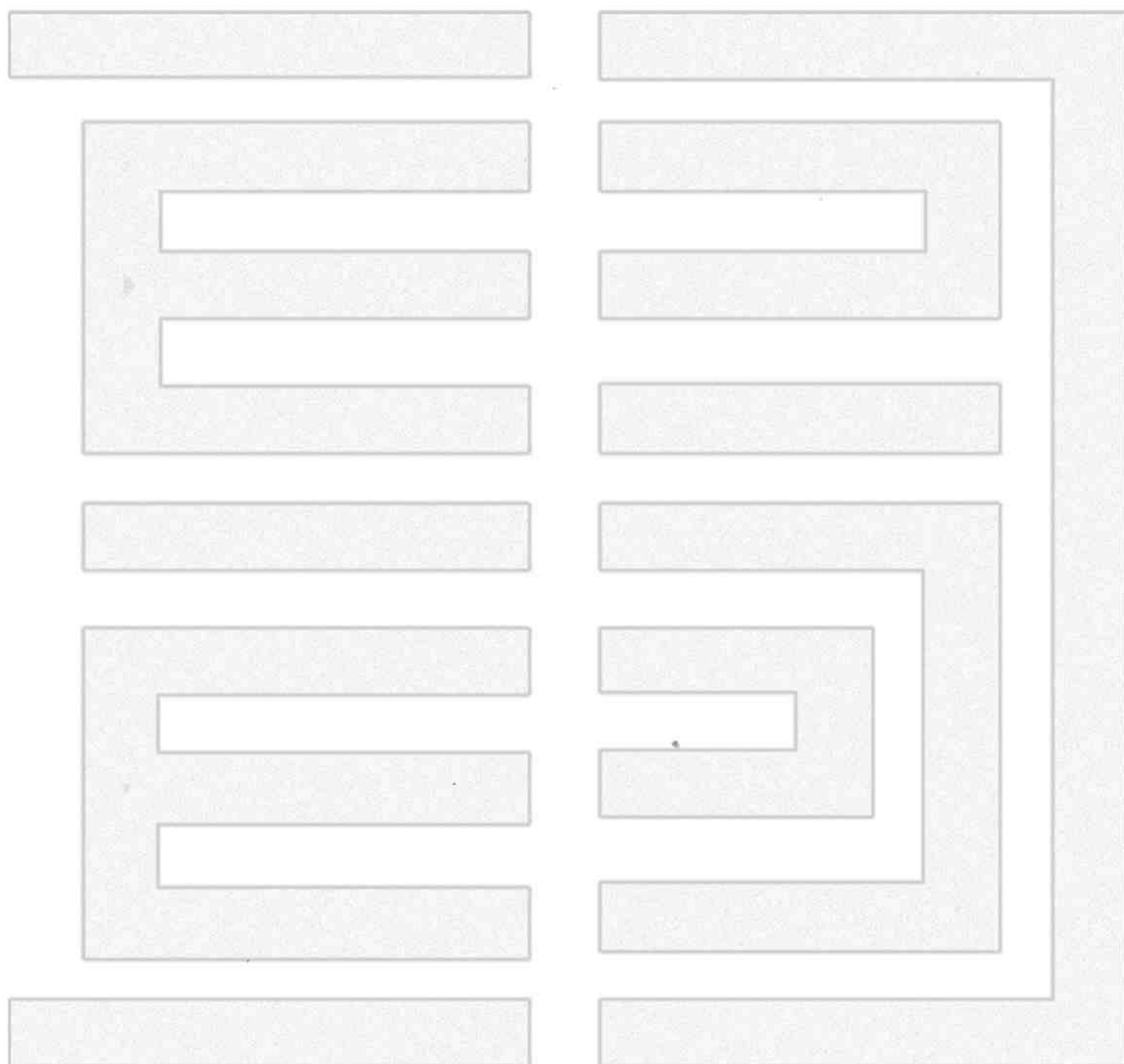
作者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于香港

目 录

序	(1)
一、由香港到海防	(1)
1 远征队的组成	(1)
2 小广东轮上	(6)
二、安南一月	(10)
3 初抵海防	(10)
4 困难重重	(14)
5 河内一瞥	(18)
6 海防的生活	(22)
7 风雨之夜	(26)
8 谅山小住	(30)
三、镇南关到重庆	(33)
9 南宁风光	(33)
10 自桂南赴桂西北	(37)
11 南丹的纠纷	(41)
12 贵阳三日	(46)
四、重庆二月	(56)

13 在重庆要解决的问题	(56)
14 大轰炸中	(59)
15 两赴北碚	(67)
16 渝蓉道上	(72)
五、成都三周	(79)
17 成都的难题	(79)
18 空袭在成都	(81)
19 灌县的名胜	(83)
20 蓉市种种	(86)
六、由成都到皋兰	(89)
21 惊险的翻车	(89)
22 剑阁一宿	(93)
23 广元七日	(97)
24 南郑和庙台子	(103)
25 天双路中	(110)
26 华家岭上	(114)
七、皋兰兼旬	(120)
27 一段小交涉	(120)
28 兰市杂掇	(122)
八、皋兰到酒泉	(126)
29 初试励志社招待所	(126)
30 武威和张掖	(131)
九、酒泉到星星峡	(141)
31 酒泉一日	(141)
32 嘉峪关和玉门	(144)

33 沙漠旁的安西	(149)
十、星星峡到迪化	(157)
34 哈密和七角井	(157)
35 鄯善和吐鲁番	(164)



序

一九三九年由香港到新疆途中的经历见闻，在三年后的今天，我才把它这写成本册子。写成之后，我以深深的叹息，代替了普通一个人在一本书完成之后，应有的愉快心情。

我决定写这本旅行记，在一九四〇年春，由迪化回到重庆的时候。那时的计划，是预备把我自新携归的鲁少飞兄在赴新旅途中所画的四百幅素描，选一二百幅跟我所写的文字合印一册。重庆制锌版太贵，是减少“我写的勇气”的第一个打击。加入新蜀报，为延续当时这个陪都的民间喉舌生命而作的半年苦斗，简直使我再无余力顾到这件事。一九四一年秋由渝再到香港，在报馆办事的时间之外，减少了睡眠重拾起这件旧工作，陆续的写就几万字。太平洋战事突起，仓皇从九龙逃香港，这些手稿全留在九龙，也就永没有了找回来的希望。所幸当我由港逃桂的时候，我一九三九年旅行中所写可作为写这旅行记蓝本的简略日记，还侥幸的带了出来，但到桂之后，竟又以另外意想不到的原因，将这简略日记遗失

了大半，对于这本旅行记的写成，我自己都渐觉无望了。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疆问题又时髦起来，桂林“半月文萃”编者金仲华兄力促我将由皋兰到迪化的途中见闻写出，分三期在该刊发表。已写成的这几万字，重燃了我完成这本旅行记的意念，遂以二十天的时间凭了残余不全的日记和追忆，写就自香港到皋兰的部分。

这本旅行记产生的多灾多难，既如上述，已足使人在写完时只能有如释重负的心情，而会叹息了，更何况当我重翻一次所写成的手稿时，自觉写出来的内容，实在距离我所想写的内容，差离太远，试问如何能叫我有一点愉快之感！

我最初的希望是想叫这旅行记能反映出来一九三九年——全面抗战发动后的第三年——中国各地在抗战中一般社会现象的全貌，现在我写出来多少呢？也许只有百分之十！把这样一本书印出来献给读者，自己心上所有的是十二万分的惭愧！

不过在这一次漫长的跋涉中，对我个人，确实有了极大的裨益。在北平、上海、香港、我作了十几年的新闻记者，每天在写文章发议论，实际上我那时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书生而已，经过这次旅行我才大略的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问题之所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罢，在这次旅行中为了我是一个办报的人，每到一地第一件我注意的事，就是报纸。从桂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到迪化，除了陪都省会之外，很大的县城，没有报纸出版，是很普通的现象。甘肃河西亘长一千多公里的地带中，只有每天出十六开一小张的一份河西日

报，事实上且可以说是不成为报的报。以致交骆驼驴子自迪化运来，迟至一个月以后的“新疆日报”对他们仍有新闻的价值。生存在现社会上，如此孤陋寡闻，怎么能活得下去？

过去我以为记者的言论对中国民众会有多大的影响，经过这次体验，我才知道那是“痴人说梦”。过去我很喜欢批评报纸办的好坏，在这次旅行中，我还曾作了搜集一路所见报纸的工作，想作一个综合起来的批评。旅途走完，我这种腐儒的意念，偶有所得，使沾沾自喜的习性，完全革除了。我觉得中国今日实在不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空闲，干这类不急之务。所以在这本旅行记中对重庆的报纸，我连一个字也没提到。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我是想告诉大家“行万里路”，对一般知识分子，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因为只有真的面对了事实，你才能懂得那事实中的问题之所在。同时我也是想藉此说明我并不满意这册旅行记，而终于印行了他的原因。——那就是，我想这个册子也许会至少还能鼓舞大家，树立起来“行万里路”的志愿。大家都能多走路，多认识中国现实社会，对个人、国家大约都会有益。

请打破中国老死不出乡里的习俗，冲出来看看这伟大的中国各地的现实吧！你走出来，你所看见的现实，是会比我写的要现实的多！这本册子如能帮助你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决心，它也就只剩下覆酱瓿的价值了。——但是我很高兴知道，这个册子的下场，是覆酱瓿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桂林

一、由香港到海防

1. 远征队的组成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星期六，我们这个为新疆输送文化工具并介绍技术的远征队，决定由香港动身向迪化进发。

这个远征队怎么产生的呢？那是一九三八年冬我和杜重远兄由港赴迪，参加新疆的第三次全疆代表大会，在迪化留居了四十天后，由我，重远兄和新疆边防督办盛晋庸（世才）在一次聚谈中，谈出来的结果。

我去迪化，完全是机缘凑巧。自从大上海陷落后流亡到港，在港虽恢复了立报，但以粤汉路已断，香港和祖国脱了节，立报的影响，远不能和在上海发行时相比，使我怀疑这工作对抗战能有多少裨益；又以抗战以来自己不是留在租界内，便是寄居在他国的殖民地上，抗战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遂造成我想到内地看一看的决心。恰巧这时成舍我兄由汉口到港，使我可以把立报交给他而飘然他去；但是到那里去呢？正在这时候，恰巧重远兄也由潢川回到香港，他此

来系省视家属，预备三渡天山去新疆，在一度长谈中，便确定了，我也跟他去新疆观光。

新疆那时对我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我之决定去，是为了我已先决定离港，而且去新还可以经过当时中国抗战的心脏，武汉。此外如果说新疆对我还有其他吸引力的话，那就是“听说它是一个难得去的地方”，我具有新闻记者应具有的好奇心，所以想去看看，至于真正认识出来新疆的重要性，那已是在我到新疆之后的事了。

我和重远由香港乘小轮经西江到梧州，在轮上巧遇秦德纯张任民两先生。到梧州那天，适值敌机第一次轰炸梧州市区，看见黄涛指挥官为了指挥救火被水浇湿了衣服，而我们一天只吃了一餐王逊志先生招待我们的饭。翌早我搭张任民先生的小汽车，重远搭秦德纯先生的小汽车，一天由梧州赶到了柳州，第二天我们便到了桂林。在桂林住了三天，除由黄旭初主席招待我们和夏威军长及各厅厅长吃了一次饭之外，还拜访了马相伯先生，参观了一些地方，跟着就又搭韦永成先生的小汽车到衡阳，然后同乘火车到汉口，在汉口住了两个多星期，碰到许多朋友，也遇到了不少次敌机轰炸，几经向张家璈部长交涉，我们才和交通部航委会的人员合乘一个专机，由汉口飞去迪化。这个专机中，文化人只添了一个大公报的记者陈纪滢。

专机在西安降落加油，雾大戳破了一只轮胎，我们会见了朱子桥先生、卢乃麋先生等，还一同躲了一次警报，但专机仍於当日西飞，在第三天到了迪化。

在迪化居留期间，得到了武汉撤退的消息，在这漫长的旅行中，时期虽短，却大大的增加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怎样能把我们薄弱的力量供献给国家”？是当时重远和我，两个人一致打算觅求的答案。盛世才代我们拟了一个答案，是帮他建设新新疆。他的言辞和态度的恳挚，感动了重远和我，不只我们答应了给他帮忙，还决定了代他邀约更多的朋友。

盛为了获得我们一定回新疆去的保证，在重远就了新疆学院院长，我就了新疆日报社副社长（社长当时由外交处处长也是反帝会的秘书长还兼有许多其他兼职忙的不得了的王宝乾先生兼任）后三日，才放我们南归。接家属之外，重远的任务是邀朋友；我的任务是为新疆购办文化工具，罗致办报和改造印刷厂的技术人材。

我到迪化的时候，新疆还不能收全中央通讯社的广播，武汉撤退后，蒋委员长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迪化只收到了后半段；我参观新疆日报的设备时，新疆日报的铜模还是民国元年杨增新派人由沪购买的，早已残缺不全，铸字机，刨床，等等，一概没有；全迪化（新疆的文化中心）公私图书馆书籍都贫乏的可怜……我认为要使新疆文化发达，这种现象，非彻底革新不可。盛世才同意了我的意见，立即拨了五万元，并写了信叫我带到重庆找财政部长孔祥熙，请他批准把这五万元换成外汇，好在港沪为新疆买必需的机器，书物。

飞到了重庆，见过了孔祥熙，承他答应帮忙，准我换五

万元外汇，我和重远又飞回了香港。重远在港结束了他九龙的家先偕眷飞去昆明候包机转飞新疆，我的家属也由上海到港，飞渝转蓉，会合重远、茅盾、张仲实诸兄及眷属西飞。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香港购办各物，并约聘技术人员。

为了购机器和聘技术人员我本应去上海，但上海已在敌人控制之下，在那里我的熟人又太多，遂托留沪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一个同学，也是我们办上海立报时的营业主任阎奉璋，替我在上海办理一切。订购了两具汤姆森电动铸字炉，并订制了十几副各式大小各种字体的铜模；还有英文的各式大小各种字体的铜模，也买了十几副，因为我想在新疆试办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乌孜别克等小民族文字的拉丁化报纸。此外还买了一切铸铅条，花边，所需的刨床，刨刀，凿子种种器具。更在沪港两地委托各书店搜购了五四以来各书店所出新书。

至于约聘技术人员，在画漫画编画报方面约了鲁少飞，他是上海立报的同事，新闻无线电收听方面约了王棣华，他是北平世界日报香港立报的同事，铸字方面约了张至炯，他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多年的一位工友，宁波人，个性极好，过去并没跟我工作过，是阎奉璋在上海代约的；此外就都是在立报工作过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计有阎奉璋（擅长报社管理工作），周公惠（擅拼版排字），舒谷青（擅刻字），成萼奇（擅铸字），赵英贤（擅译电）。计算所买的东西约为十余吨，还有这么多的人，于是我在香港为新疆买了五辆福特一九三八年式卡车，每辆价格为七百八十余美金，大家都说便